路馬四海上

百靈唱片公司

唱 經 司 昌 南

顧低樣新築五售 無廉玲式用金各

樂 頂 屋 先

社玉兒 男新排 易朱君

產國 片影

大) 實際 对

各

布

出門

部

衣 西 利

話北二三七四號

徵 稿 報

鑑君諸稿投

版

果六生啓

刊

旬

欧小東門南首敦 厚里四十五號 同 啓

蒙賜佳什真名處級惟仍希源源賜

事務場

下如字數過多亦讓先賜足刑二三

成或並希完篇書

嘉定旅滬青年同鄉會徵求會員 發起

國給可

邊。(下頭格樣物事。阿有踢着 問題の錯)但是奴有行身上來。 問題の錯)但是奴有行身上來。那 能可以幹格個調調兒呢(哈喏勿 是一個餓鬼。(呸。混賬東西。 是一個餓鬼。(呸。混賬東西。 是一個餓鬼。(呸。混賬東西。 是一個餓鬼。(吃。混賬東西。

員

0 0

請先函知

。為期已近 6

6 喜研究文本

也是與端

人

仝

王李量秋水水

(栗六生)

寒

裝。包幾有出他廂倍了

題 的 經

敞生 在 雅芳述目 佳生錄)

鮮 的新名辭

(馮不大)

定要莫名其糊裏糊塗了。待下走慢慢不到其下頭。或用其工冊辣醬油……等等。 莫明其土地堂。莫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地障廟。莫明其土地堂。莫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上地堂。莫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上地堂。莫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上地堂。其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上地堂。其明其大羅天。莫斯其下頭。亦為是這莫明其妙一句。已經化為氣。就是這莫明其妙一句。已經化為氣。就是這莫明其妙一句。已經化為氣。 問莫名

一頭來得貼切。勿知閱者以為何如 是什麼呢。照此說來。是不是以莫 題。常常有小和尚進出其間。不是 題。常常有小和尚進出其間。不是 題。常常有小和尚進出其間。不是 題。常常有小和尚進出其間。不是 題。常常有小和尚進出其間。不是

告訴 我的 椿着女鞋的經經濟。現在吾的 **哈湾。不妨就寫了** 时姐姐雅芳女士。

单

閱者諸君的 眼 福 0 (以下 雅芳女

現今我們女界。講到着的鞋子。無論電影明現今我們女界。講到着的鞋子。就是把牠賣給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是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剪掉了。對不是成了一雙極美麗的應時拖鞋 跟一整壤。就更 是。以及妓女。 是。以及妓女。 是。以及妓女。 是。以及妓女。 是。以及妓女。

助

慶到馬路上做馬路巡閱使罷。也可以消消氣 看我了。開門進來。果然是老友張君。他趴 完。忽然電鈴的鈴匕匕響。我知道有朋友來 完。忽然電鈴的鈴匕匕響。我知道有朋友來 完。忽然電鈴的鈴匕匕響。我知道有朋友來 是氣悶。就拿張小報看看。一支香煙尚未吃

(欖橄小)。

己有小的個財 好呢?他

· 流唐· 高击

第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第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

唉」發財先 在那爿煙紙 和 類 先 。 好 先 生 。 那 個 先 好先生。因為我去買去好先生。因為我去買去 心些。他 命始挑着担

我友强君。如 這是滑頭的 關 這是滑頭的 關 **深**兒是真流。 此人是專 乙丙 0 邊 人是專做這種生意的吗。 這樣對我說。我回答說。 是真流下來的。 是真流下來的。 是真流下來的。 是真流下來的。 是真流下來的。 我說。我說好的。好的。 我說。相信相信。同類也 不他的担子。照舊底又作 。所以我做這篇柱花稿子 了家裏想想。上海滑頭事 了家裏想想。上海滑頭事 了家裏想想。上海滑頭事 了家裏想想。上海滑頭事

家主公督猪肉戲 **注撰**

(續)

頭勿寄齊來話匣至 极厘縣不法子哉 如厘縣不法子哉 如厘縣不法子哉 可是奴格夜天實。閉仔眼睛。隨

一千萬試勿得(勿要緊格)但是奴無論如何勸俚。但終歸就是奴故意。(係儘管說。儘管馬末哉)里叫或整佛帶。奴勿肯鬆。(搭啥格好香架子)後來被俚說得來。奴要動哉。但就壓動或。儘管馬末哉)里叫起來格。阿要天曉得。(共歸本)與人。 一千萬試勿得(勿要緊格)但是奴故意 一十萬試勿得(勿要緊格)但是奴故意 一十萬試勿得(勿要緊格)但是奴無

·····O 夢定 全閱 本 份報 全 年 二元 說

本報為普及起見各埠代號均極本報招請外埠分銷章

如心裏想想。同行一個陌生人拼 一笑。如便對健一笑。二家頭大 一笑。如便對健一笑。二家頭大 一笑。如便對健一笑。二家頭大 作啥實梗硬)如咽仔一息。勿曉 作啥實梗硬)如咽仔一息。分曉 作啥實梗硬)如咽仔一息。分曉

)

文藝刊一束郵資

惟祗以一月為

(者行)

▲想與洛反被他人與 ▲翻動斗苦了小行者 ▲翻動斗苦了小行者 ・眞是鄉下勿識紅頭阿三。血頭十足。我小時節匣有實梗一囘事體。讓我匣寫出來機諾 君解解厭氣。 信勸浪十四歲個辰光。有一天好像在六月裏 一個事體。讓我匣寫出來機諾 一個報解厭氣。

一桶熱水。剛剛要想倒勒浴桶裏淴四歲個辰光。有一天好像在六月裏

塗醫生

所述。與堪發噪。故急錄之。以下均劉君一昨同學劉君至舍開。談及糊像醫生一

應吧。哈哈。停歇會。停歇會。 獨臨時公館。細細到想想個種事體。匣是報 別臨時公館。細細到想想個種事體。匣是報 點說。個歇辰光。弄得我真正哭勿得。笑勿 點說。個歇辰光。弄得我真正哭勿得。笑勿 點說。個眼睛尖。嘴匣鼎快。俚僚陰陽怪氣的

站站問過來。問到眞

站。

海到來唯一這樣的不的。所以火車停

從火車到上海來

蘇州女人聽見問

作了。這一囘我

則笑辞

口遊角記

「阿嫂上海到來收」那個群 (阿嫂上海到來收」那個群

。就忙不迭的下

『真茹』

· 我再向別人一問

(甯波人)

制途。如何對得起吾友火車 問。原來完選至着一位明定股 息。原來她是同學火車龍頭的 應了一聲。各自出院同家。 應了一聲。各自出院同家。 應了一聲。各自出院同家。 應了一聲。各自出院同家。

)次志以悼。此 期。 期出版日 杏 的企工六月二日出版

一种 M 4

鄉民。萬名淡笑。司茶標誌。入内。則祇三五

潘家宅始有茶店。死至

及。住虹口女子。大部任工廠工作。每見夕陽西下及。住虹口女子。大部任工廠工作。每見夕陽西下及。住虹口女子。大部任工廠工作。每見夕陽西下以維生計。故最易受拆白所誘。往往一試之後。即成為等消事矣。記者自幼居住虹口。十有餘地方處之多。憶去年臣裏虹橋不詳之里。專制事行之應之多。憶去年臣裏虹橋不詳之里。專制事行之橋。某汗衫廠為工。以輔家用。然俗語有云。大處之多。憶去年臣裏虹橋不詳之里。專制事行之橋。某汗衫廠為工。以輔家用。然俗語有云。大人處之多。當去年臣裏虹橋不詳之里。專制事行之人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夾之下者。即大打其無線之電。故拜側彼妹族他馬大。令人可以記者所聞。 心之大作。實行甲心之大作。實行甲心之大作。實行甲心之大作。實行甲之後。與記者 。江山可改。本之。亦要退避三 下。往來如織。 者。數月之間。 。虹口女子 他處所不

若輩苦力。余

不動間断 不動間断

望銀幕上看去。忽然一陣胎就坐了黃包車。到了目的地就坐了黃包車。到了目的地界容易給我找到一個位子。於學和民權打映了。擠得 母我 的

脂粉香。中人欲醉 。 連忙坐下。一心 。 連忙坐下。一心 。 連忙坐下。一心

(更)

胡炳生

路丹桂第一台

大商埠均有分的

上海西新経濟華

王 襲醉月

興

華

眼

鏡

沈呆笑

上海最完備之機器製造紙匣大工廠

有。莫不精益求精。格外考究。自去年五卅風潮以後。各家香烟公司 信封。彩色石印。裝訂盪金。並各種廣告招貼。大小傳單等。應有盡 本廠開設有年。專製各式中西書籍。各種新式紙盒。銀行簿册。五色 。應時林立。交由本廠代印之香烟匣殼。亦粉至沓來。有應接不暇之

機





出貨迅速 代理印刷 機器製造

鮮絕美麗

放入。轉瞬之間。全匣即成。整潔雅觀。與手工相較。不可同日語。 如蒙賜顧。不勝數四。 上海虹口塘山路愛而考克路世厚里一百念六念七號 (電話)東九百十三號

勢特由德國著名工廠。定購新式製造香烟盒子機。只須將全張大批

新丹蘭丸

服浑骨肌四節風 再此身脊肉肢絡濕

露痛骨瘋痛製袁

司 定

預

莊 鞋 恒 IL

樣子 易 取 **式新額** 頃低廉



一律九折順

銷數照廣廣告之 前接治如同文及讀者有 自宏如荷各界 惠登合白

歌